

祖流穿梭

〔首獎〕

林子洋

當我往微塵裡鑽入

我拎起藤編的藥草包，支著青竹杖，一心往神木群聚的半山腰踱步下山時，天空彷彿從頭頂壓了下來，眼前分不清是雲是霧，團團將我包圍；雲霧掩去了狹窄的小徑，我只能用竹杖探路，謹慎地前進。擔心天上的暴雨就要降下，我加快腳步，只希望趕緊找到山神寄宿的神木，以完成我的任務。

幾天前聽聞東邊部落遷村的那個下午，一場土石流把所有的建築物都吞沒，剩下的只有破瓦片與漂流木。我從南邊進來的時候，沿途都有百步蛇的行蹤，用竹杖在一圈蛇蠅上敲擊，那薄薄的錦衣碎成破滅的圖樣，我心裡知道不妙了，也看到百步蛇往北邊逃竄。那是東邊部落崩壞的徵兆，而且通常也是西邊求生無路的預言。

果不其然，在我一面尋找蛇蠅與各種草花來占算方位吉凶的同時，雨勢從後頭追了上來，從遠方烏黑的雲朵裡望見西峰頂閃著橙色的雷電，想是把那座聚會的教堂給劈毀了。

拉罕長老早在兩個月前就諭示過這些災變了，相信諭示的族人早早下山，而不相信的族人總要留到最後一刻差點滅村，才驚慌失措地呼救逃命。看著東西部落崩壞，不知道有沒有族人想起拉罕長老說過的話？

拉罕長老的指令我還帶著，一塊木板上刻了祈禱文。

「這塊代表我的木板，還給神木，山神知道我們的誠心懺悔，一定會繼續幫助我們這群遺忘山神的惡人。」拉罕長老殷殷託付，他知道我還深信著山神的力量，而且年輕力壯，比他更擅於在風雨中趕路。

這片從小奔跑攀爬過的樹林，在我很小很小的時候，出去跑跳都會遇見野鼠或野鹿，小鳥是常見的，蟲子也不少但都不認得。

直到某天，我看到一隻小蛙被輾斃的時候，才忽然發現那些光著腳可以踩到溼潤泥土的小路，已經變成焦燙的柏油黑河，不能像以前一樣在小路上和貓狗打滾玩耍了。現在會有城裡的大車飛機而過，小蛙就是這麼被壓死的，烤成了乾。我從那乾裂的圖像上，看到今天風雨驟變的恐怖景象，但是除了拉罕長老，沒有人相信我說的話。

或又回到濁世

我無能為力地看著族人哭喊，在風雨中看著家園被摧毀。最後只好按下了「登出」的按鍵，從一場幻夢瑰麗卻又寫實逼真的遊戲裡醒過來，恢復了城市人的身分。

那竟然只是一場遊戲。

殘酷的網路遊戲上演著現實災變，族人死難的畫面。

我扮演的部落角色，和拉罕長老互動密切，即使回到現實，我還時不時地往背包裡摸索，是否真的有一塊神木雕下的板子？除了從北大武山帶回來的枯葉之外，我手裡一無所有。

電視新聞不斷轉播著北大武山遭受颱風侵襲的畫面，還可以看到轉播車逆著族人逃難的方向往山裡深入。下車的記者扛著器材、或持麥克風，開始評論、報導這一切生死苦難。

麥克風噴出來的聲音彰顯著雷神的威武，也像是歌頌山神毀滅的力量。看吧，這就是祖靈的力量，當族人忘記祖靈的時候，總會用祂們的辦法讓族人想起來。

我又重新開啟了遊戲，拉罕長老不斷派出可以潛藏在花葉裡的畫眉鳥，在風雨交加的惡劣天候，畫眉鳥和我傳遞消息。我從祂的鳥鳴裡聽見，雄鷹冠鷲五十隻都還活著；獐鹿

一百二十頭都往北山逃走了；蛇類包括偉大的百步蛇共一千六百尾，有的順著暴雨漲起的河流，往西邊漂蕩後，都已經著陸上岸。

那來不及逃亡的族人呢？

畫眉鳥的聲音忽然斷了。我回頭看不見祂的蹤影，只有一顆楠樹披頭散髮，呼呼長嘆。

楠樹的秀髮禁不起這種摧殘，在狂風中尖叫著：「黑色柏油河已經淹滿到山神的肚臍了，是我也會生氣的，但是這次牽累整座山的所有生靈，所以我拜託你，快去向山神道歉吧。」告別楠樹，重回祈晴與懺悔的使命之路。

山川間的鳥獸逃得不見蹤跡，風雨趨緩，我揮揮手，頭上的雲霧像是被我撥開，赫然看見拉罕長老的臉，在雲端顯現，張著大嘴，一口把風雨都吞進了肚中。我從逐漸恢復寧靜的雲相中，看到拉罕長老的肚子愈來愈大，最後無可避免地炸了開來，噴出許多花瓣旋飛，吹散了飄風細雨。蒼穹重新掛上漫天雲彩，不再暴動。

而誰可以在祖靈面前說他是萬物之靈

沿著遍地碎石泥濘的山道，跨過碩大錯節的老樹根，我跪下來向祂們祈求這趟旅程可以平安順利，卻嚇到了與我同行的人。

「你在幹嘛啊？」

「沒，沒幹嘛。」

一行人背著簡單的行李，在颱風過境後的幾天內，聚集了數十位山友和登山社的學生，組成一支訓練有素的救難小組，重回北大武山救援。當然，那些訓練不是來自於拉罕長老或是什麼虛幻的山神，而是大家口中的「陳老師」。「陳老師」有豐富的登山與急救知識，和拉罕長老不同的是，「陳老師」通常直接用繩索鐵鉤，在那些住著各種神靈的木石上刨挖出小洞痕。

我愈來愈能理解拉罕長老的難處，困於和現實人們的溝通不良，卻又不知道從何說起。為了避免繼續被當作怪物看待，我接下來都是一路默唸著拉罕長老的祈禱文，和那些動植物交談，希望平息山神的忿怒。我撫摸幾條綠色的堅韌藤蔓，輕輕拉扯以慕求祂們的祝福，讓祂們的手看顧著隊伍，可以安全翻越這幾處高聳的峭壁斷崖，跨過一個又一個的山脊，尋

找需要急救的族人。

當我們到了定點的時候，族人的房子都是完好的，而且生活機能還算正常，只是有一些病重的族人，由政府的救難隊用直升機護送下山。

「哈，好像也沒怎麼樣嘛？」領隊的「陳老師」如是說。當然，這也是他安慰族人的方法，但聽在我耳裡，卻以為「陳老師」把這廣袤的聖山視為城市人的後花園，而颱風土石流不過是自動灑水器故障，多灑點水罷了。

打掃污泥的義工和軍隊也進入部落，他們各自帶開，把族人生活的空間重新整治了一番。

我彷彿得到了拉罕長老最後的力量，御風騰起，往天際飛去，然後低頭看著這個小部落的重建。楠樹有點自言自語，卻又像是和天空中的我交談著：「你要說山神殘酷也好，但我卻以為山神祂啊，只是不想被挖肉刨骨做異族神靈的房子吧。你看那些教堂，還有從前的神社；山神不過遮手打個噴嚏，就讓我們忙亂成什麼樣子。」

我聞言，正想與楠樹繼續深談，祂卻嚇得跑走了。依稀聽見地面上的「陳老師」和大家說：「哇，這肖楠等級很好，廟裡做佛像最喜歡用這種的了。」

內容深密，企圖宏大

鄭順聰

北大武山發生土石流，原住民聚落遭受威脅，主述者協同救難隊伍深入山區救助……

這本是落實的報導文學，作者不落窠臼，在原住民習俗與電玩遊戲中登出登入，切換真實與虛構，思考災難的現象與本質，文字流暢，細節引人入勝，在所有的參賽作品中，內容深密、企圖最宏大。

大醇中的小疵，小標多餘可去，結尾顯得輕浮，首尾可再緊密。

災難與原住民，是文學競賽的優勢，往往被雕琢得空洞刻板，此作自然流暢好讀，相當不容易，值得嘉許。

林子洋



得獎感言

〈祖流穿梭〉是我對山的迷戀及自然信仰的嚮往、崇拜；〈場外流言〉則是寫著自己國高中時期，因不打籃球而遭到異樣眼光的感受，再多加入其他故事。在寫作的時候，常常想把自己生命的兩種不同經驗，想辦法融合在一起，有時候也會因為想講的東西太多，而讓故事不知所云。不管有沒有得獎，把自己的經驗與故事跟每個人分享就是繼續寫的動力。

簡介

目前就讀文藻外語學院，傳播藝術系，從小就受到家人的影響，培養出對文學與電影的熱愛，一邊鑽研電影一邊接觸文學，有感觸的時候，就把感覺到的事物紀錄下來或編寫成故事，高中時，曾獲台北文學獎青年組散文首獎。